

# 现代性反思与乡土回归

陈文敏

(吉首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湖南 吉首 416000)

**摘要:** 现代性以理性和技术的名义征服世界, 以前所未有的、不可逆转的方式改变世界, 但当人依靠技术的力量去主宰自然时, 恰恰失落了人的本质, 而处于异化之中, 人的尊严、价值、自由等均被剥夺了。乡土的最根本属性就是自然性, 当前, 我们需要用乡土的自然性来重构崩溃边缘的现代文明体系。回归乡土就是使人类现代文明与人性的自然状态完美融合, 从而最终踏上人类美好家园的重建之旅。

**关键词:** 现代性; 反思; 乡土; 回归

中图分类号: I2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 4074(2006) 03- 0037- 04

**作者简介:** 陈文敏(1972-), 女, 湖南株洲人, 吉首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讲师。

自西方启蒙时代始, 现代性裹挟着以理性与技术为核心的类中心主义来改造自然和人类自身, 但人类在以现代性的名义征服世界的同时, 现代性本身却暴露出某种悖论性。为此, 怎样使人类文明不至于因技术的框架而丧失其自由的活力, 就成为值得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

现代一词, 不但其定义不明确, 而且产生的年代也众说纷纭。根据德国思想家哈贝马斯的研究, 现代一词的拉丁文形式产生于十世纪的欧洲, 最初是一个宗教性的术语, 后来逐步扩展到文化和知识领域之中。<sup>[1](P3-15)</sup> 而弗雷德里克 R 卡尔则认为, 现代一词在 17 世纪才首次被使用, 自从 17 世纪首次为人所用以来, 现代一词如此不可穷尽, 以致它不再是单纯的一个词或一个短语的组成部分, 而是代表着某一个文化。<sup>[2](P3)</sup>

如果我们单纯地把现代与进步相关联, 就会大大简化它的意义。事实上, 现代及其派生词现代主义、现代性, 已完全超越了词汇的界限, 而从规则、推导、结论进

入生活之中。可以说, 现代性这个术语在 20 世纪 70 年代之前还未被广泛使用, 但现在, 人们都在迫切地追问: 现代性是什么? 或者, 现代性曾经是什么? 因为, 尽管现代性的概念是如此复杂, 但现代性观念已成为社会生活的有机构成, 不仅在艺术和科学方面, 而且在社会和政治生活方面侵入我们的思维。

汪晖对现代性概念作过词源学考察, 他指出, 在这个内含繁复的概念中, 只有一点非常明确: 即现代性概念首先是一种时间意识, 或者说是一种直线向前、不可重复的历史时间意识, 一种与循环的、轮回的或者神话式的时间认识框架完全相反的历史观。<sup>[3](P2)</sup> 而福柯从康德有关启蒙的文本中看到了新意, 提出其现代性的态度的纲领。他把现代性想象为一种态度而不是一个历史的时期。所谓现代性态度, 是指与当代现实相联系的模式, 一种思想和感觉的方式, 也是一种行为和举止的方式。总之, 它有点像希腊人所称的社会的精气质(ethos)。<sup>[4](P429-430)</sup>

不管现代性是一种时间性历史进程或是一种社会性的精气质, 对现代性的理解, 我们可以这样含混和抽象地

收稿日期: 2006- 04- 08

说：它是紧随着启蒙运动后出现的社会秩序。<sup>[5](P36)</sup> 的确，在西方启蒙时代，人类经历了两个实践形式：一是摆脱教会束缚，一是利用理性和知识主宰自然。在启蒙时代，人的兴趣和目标逐渐从虚幻的天国开始转向切实的自然，在17世纪，人和自然的关系，成为理性和知识施展自身的主要场所。培根表达了强烈的征服自然的愿望，他的伟大愿望是要通过技术改变大地和社会的面貌，人的知识使命，就是控制、征服和利用自然。培根就此构筑了工具理性的最初雏形，开启了人类中心论——人是统治和宰制自然的中心。笛卡尔的哲学从另一个方面巩固了人和自然的对立，笛卡尔的主体，从本质上来说，是“我思”和理性，从功能上来说，是对自然的认识和征服。培根和笛卡尔，以及所有理性主义者宣称要驾驭和改造自然，在此，自然是一个僵死机器，人站在了自然的对立面，人恰恰是以克服自然——无论是外在自然还是自身自然——来树立自己的形象的。

现代性，正如韦伯所说的，是一个魅惑的过程，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牛顿等在天文学、物理学领域的新发现像一个个扔向中世纪的炸弹，粉碎了宗教神学，也震醒了被蒙蔽的大众。在科学技术的巨大影响下，人不但逐渐恢复了人的应有地位，甚至代替了上帝——神的支配地位。正如罗素所言：文艺复兴恢复了人类的自尊，且在技术工具理性大肆怂恿下，已往过于谦卑的人类，开始把自己当作几乎是个神。<sup>[6](P43)</sup>

但是，我们应看到这样的事实：虽然现代性以理性的名义征服世界，以前所未有的、不可逆转的方式改变世界，但现代性是一把双刃剑。对此有许多伟大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清醒地认识到了，正如大卫·莱昂所说的那样：在生产领域，马克思发现了从事剥削的资本家和被疏离的工人。杜尔凯姆注意到，那些受新的劳动分工影响的人群，在他们的内心深处涌动着一种对未来的不安和恐惧。韦伯担心，合理化将最终摧毁人的精神，因为，官僚制的牢笼将它层层包围。齐美尔感觉到，陌生人社会将产生新的社会隔阂和分裂。<sup>[5](P49)</sup> 的确，杜尔凯姆在现代性占领阵地以后，看到了一道清晰的裂痕，现代流动性的出席和传统规范的缺位，撕裂了传统家庭、亲缘和邻里关系，代之以一种无常感、迷失感和个人多多少少只能依靠自己的感觉，也就是如伯格所说的，现代化伴随着心灵的流浪。韦伯指出了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基本悖论：技术系统的现代性同人的解放的现代性的悖论。技术现代性（工具理性）成为一个自主的非人格化的领域，并编织成一个稳靠的铁笼，它在不断地侵蚀人的自由。韦伯著名的形式理性和实质理性的冲突悖论的意思就是说，效率和功能至上的现代制度，不得不尊奉形式理性原则，理性作为一种增效的形式手段被应用，不过，这个手段反过来成为目的，霸道地成为宰制人的工具，人们被手段降服，于是，理性恰好走到了它的反面：非理性。

总之，在理性上升为绝对理性而达到最高的自主性时，就已经预示了理性的危机和最终的瓦解。<sup>[7](P38)</sup> 也就是说，现代的标志既是对理性的神化，也是对理性的绝望。

在对现代性的质疑和反思中，卢梭的观点最具代表性。在《社会契约论》的开篇，卢梭就宣称：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自以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sup>[8](P18)</sup> 卢梭在去蔽式的历史叙事中，认为文明社会对自然而天真的东西进行摧毁，而不断地向腐化、堕落和冲突迈进，文明社会对自然的平等进行摧毁，而向私有制的不平等迈进，文明社会对自由加以摧毁，而向奴役和枷锁迈进。卢梭要通过教育，让人按照自然的规律

而不是人为的也就是文明的手段——来生活，这种教育，旨在重新拾回人失去的自然天性，并拒绝文明社会的腐蚀。因此，卢梭式的教育是一种矫正式的反人工的自然教育，这种自然教育，就是要让人遵循造物主的模式，而不是强制性地教育和改造人，不是生硬地将自然的东西——弄得歪歪扭扭，人越是接近于他的自然状态，他离幸福就越近，大自然总是向最好的方面去做的，所以它首先才这样安排人。所以，他呼吁人们——紧紧占据着大自然在万物的秩序中给你安排的位置，没有任何力量能够使你脱离那个位置。<sup>[9](P75,79)</sup>

可以说，当现代性以理性和知识为武器对自然和人本身进行改造时，人本身也受技术——框架的控制，失去了外在的和谐与融洽，人成为赤裸裸的宇宙主宰者，在人与自然、社会的尖锐对立中，人自身也失去了最基本的保护，丧失了存在之根。技术把人放逐到一种程式化的揭示中，而当人把自己的一切都将交给技术、依靠技术的力量去主宰自然并以为是时，恰恰失落了人的本质，丧失了人的自我，无法本真地存在。人处于异化之中，人的尊严、价值、自由等均被剥夺。也许，现代性发展到今天，只有与自然接近的乡土，才是人类文明回归的真正寓所。

## 二

在传统中国社会中，乡土是指人们出生的故乡，强调其根性和先天性，对乡土的关系是建立在对“家”的情感上，而在高度流动性的现代化社会中，一个人的生活空间就是乡土，强调其居住地的现实性，对乡土的关系是建立在个人的生活实践上。笔者认为，乡土是自然、人文与社会环境的综合体，它是与现代性文明相对立又融合的一个概念。

与乡土联系紧密的是乡村，乡村具有的某种特质，是我理解乡土的一个依据。正如有人说：乡村社会是封闭的、内敛的，并保持一种持久的耐心。乡村生活被安静地束缚在一片固定的土地上，人们根据这片土地确定自己的认同，确定自己的语言、风格和起源。没有人、没有权力机构、没有内心要求也没有外在动力促进他们流动，促使不同土地上的人彼此之间交流，促使它们发生戏剧性的变化和运动。乡村缓慢、寂静的整体性生活，同城市生活的碎片一样的瞬息万变恰成对照。<sup>[10](P19)</sup> 乡村这种自然性，是反思、解构现代性带来的种种弊端的一个思想资源，因为乡土的最根本属性就是自然性，当前，我们需要用乡土的自然性来重构崩溃边缘的现代文明体系。

人从当初神的仆人,一变而为技术的主人。于是,人开始了对于自然的大肆侵略劫夺,把自然作为技术实验和支配能力证明的沙场。消费社会对资源的掠夺性开发,具有耗尽、毒害或不可更改地损害森林、土壤、水和空气的危险。随之而来的则是自然界的无情报复:水土流失、沙尘飞扬、地震频频、洪水泛滥。现代技术的座驾,本质使自然的存在遭遇到人类技术的极大破坏,人与自然的关系起来趋于简单化,人和自然只存在功利维度,人只能看到自然物对人的有用性,而看不到自然物的内在价值以及人与自然多重的、丰富的关系。自然的本性被遗弃、被遮蔽了。人类对自然的掠夺性、破坏性的征服关系,破坏了人与自然原有的和谐关系,自然已不是原来的自然,自然的存在受到严重的扭曲与伤害,丧失了它自为的本性和自主的存在,仅作为有用的东西被加以谋算和掠夺。

马克斯·霍克海默说:我们的文明的思想基础很大一部分的崩溃在一定程度上是科学和技术进步的后果。的确,在前泛灵时代,自然的形象是可怕的、凌驾一切的存在者玛那,那时候,它戴着许多特征模糊、难以分辨的神灵的面具。在人类的史诗时代,比如荷马时代,诸神有了清楚的轮廓;在古代哲学,比如柏拉图的哲学中,诸神被转化为永恒的概念和理念,或者(比如在恩培多克勒那里)被转化为万物的要素。很快,作为对人和自然之间关系的一种差强人意的表达的神话消失了,力学和物理学取代了它。自然失去了作为生命力的独立存在物的一切遗迹,失去了它自身的一切价值。它成了僵死的物质,成了一堆东西。<sup>[11](P68,371)</sup>现在,我们要回归乡土,目的就在于重新找寻到自然的灵性,使人类文明摆脱枷锁,重返自由。

海德格尔认为,技术在当今就构成了对自然的挑战,即人们通过技术向自然提出无理要求。海德格尔进一步提出,技术本身并不可怕,真正的危险在于技术已成为一种本质性的东西,影响着人类的观念与思维。当我们把技术看作是现代世界的本质时,它就成了笼罩在人们头上的框架。在海德格尔看来,当前人类对地球的征服实际上是人类自身根基的沦丧,技术对物<sup>[12](P383)</sup>的制造实际上是消灭了物,于是,新时代的人的无家可归状态变成了世界命运。

正是这样,海德格尔提出了诗意地栖居这一哲学命题,海德格尔把自然规定为既是原始基础,又是生命。而还乡就是返回与本源的亲近,不同的事物在这原始基础中,可以达到同一,这时,被现代技术分裂的自我回到了自身。海德格尔认为,人类最初生活在崇山中,而人是必死者,因此人也是短暂者。短暂者生活在大地上,而在大地上已经意味着在天空之下并因此把人带到神圣者面前。这样短暂者(人)、天空、大地、神圣者便统一于一体,诗化活动于是就成了拯救大地,接受天空,等待神圣者,指引短暂者,这才是人的本真栖居状态。

自然是人原始的栖息之所,自然有着不可侵犯的一面,它具有一种天然的神性。自然绝不单单是科学这种对象性

思维的客体,而是在根本上自身涌现、持存的独立性力量,它有自身运行的尺度,它绝不以科学对它的态度为转移。科学必须破除对自然的对象性思维的片面性,只有倾听自然的声音,按照自然的本性了解自然,科学才能获得自身的真正发展。海德格尔反对人类无度地去征服自然和极端地发挥主体性,以企图超越自然,而是主张非主、客体地顺应自然。人是属于自然的,人与自然的存在是一个整体,自然是人生存的根基。人必须从天地之间获得自己的生存尺度。只有超越技术,对技术保持一种自由的关系,把被技术框架的人重新唤回,顺应自然,人类和能走上与自然和庇共存的道路,实现人与自然的真正对话与交流。

当现代性如火如荼地把我们变成正在失去活力的、非人的超人之际,回归乡土为我们送来了希望。它是为了人类的适宜生活而设计,远离以理性和知识为中心内容的科学主义的喧嚣,回归自然母亲的怀抱,人类要从物质主义这种没有生气和活力的生活中出走、自救,使自己真正能够与我们生长的家园融为一体。解读现代性前进过程,会使我们能够更为透彻地、更深层次地了解我们自身的状况。这对我们很有启发意义,我们也会尊重大自然的行为特点和禁忌,不会只为自己的理念而设计,而是为人类的生活而设计。

在对于现代性对人类的影响进行了反思以后,我们发现,无论是没有设计师的、基于经验的前科学设计,或是基于科学理论和方法的现代设计,最终都将走向天地、人、神的和谐。理解回归乡土的意义如同掌握最现代的科学和技术一样,都有助于设计师的作品离理想更近些。

历史证明,物质的丰裕并未成就精神的高洁,日益膨胀的物欲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包括所谓道德滑坡和人文精神的危机。我们认为,回归乡土,就是强化对生命意识的关注,吁求人与自然、社会及人自身和谐的审美状态。我们渴求一种可持续发展的、生态的、绿色的生存环境,如果脱离了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人类文明将无疑会走向自我毁灭。

回归乡土之于现代性有着特殊的意义。回归乡土就是人类现代文明与人性的自然状态完美融合,这种融合不是割断人类文明的发展态势,这种融合是在尊重生命体平等生存权基础上的动态的、相对的、统一的和谐状态。现代性固然带给人们以莫大的物质享受可能性,并且,有时物质成就的光辉会使我们暂时销蚀了对精神的依赖,但物质世界不能掩盖当前社会精神价值缺场造成的虚无感、空虚感、无意义感等精神危机。而回归乡土,促使我们展开对人与自然、社会、自身关系的深刻反思和内省,人类在精神性上回归乡土,可以积极引导人类自身行为方式的自我调节,最终踏上人类美好家园的重建之旅。技术在价值判断上是中性的,是人赋予其正面或负面的价值趋向。需要说明的是,回归乡土的原则,旨在消除人类中心主义思想,但不是要反人类,而是要克服理性和技术至上的科学主义思想。回归乡土是把人类和其他生命体共同放置于整个生态系统而论

的,即人类不仅要为自我生存而斗争,同时也要为维护一切生命体的平等生存权而斗争。

有人说:人究竟应当转移到荒原上,还是迁徙到原始森林中。如果有人可以首先选择,那么,宁可选择精神的原始森林,而不是精神的荒原。<sup>[13] (P32)</sup> 由此,我们相信,人类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回归自然,回归乡土之美。

#### 参考文献:

- [1] Hal Foster, ed. *The Anti-Aesthetic: Essays on Post Modern Culture* [M]. Port Townsend, Wash: Bay Press, 1983.
- [2] [美]弗雷德里克 R 卡尔. 现代与现代主义:艺术家的主权 1885-1925[M]. 陈永国,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 [3] 汪晖. 韦伯与中国的现代性问题[A],汪晖自选集[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 [4] 福柯. 什么是启蒙?[A]. 汪晖译,汪晖,等主编. 文化与公共性[C].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
- [5] [加]大卫莱昂. 后现代性[M]. 郭为桂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
- [6] [英]罗素. 西方哲学史:下[M].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 [7] [德]格奥尔格·皮希特. 什么是启蒙了的思维?[A]. [美]詹姆斯·施密特编. 启蒙运动与现代性——18世纪与20世纪的对话[C]. 徐向东,卢华萍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 [8] [法]卢梭. 社会契约论[M]. 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 [9] [法]卢梭. 爱弥尔:上卷[M]. 李平沅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 [10] 汪民安. 现代性[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 [11] [德]马克斯·霍克海默. 反对自己的理性:对启蒙运动的|些评价[A]. [美]詹姆斯·施密特编. 启蒙运动与现代性——18世纪与20世纪的对话[C]. 徐向东,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 [12] 孙周兴. 海德格尔选集:上卷[M]. 上海:三联书店,1996.
- [13] [德]彼得·科斯洛夫斯基. 后现代文化——技术发展的社会文化后果[M]. 毛怡红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

(责任编辑:栗世来)

## Reflections on Modernity and Returning to Local

CHEN Wen-min

(College of Literature, Jishou University, Jishou, Hunan 416000, China)

**Abstract:** Modernization conquers and changes the world in the name of ration and technology. However, when man conquers the world with technology, he has lost his nature and is deprived of esteem, value and freedom. Natural essence is the most fundamental character of soil land. Nowadays we need to reconstruct the collapsing modern civilization system with the local natural essence of. Returning to the local is to make a natural and perfect balance between modern civilization and humanity.

**Key words:** modernization; reflection; local; return